

## 人生况味

## 写给父亲的散文诗

■ 凌云

从小就觉得我父亲跟别人的父亲不太一样,却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听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师从某高人,学过一点中国武术。他原本可以仗剑走天涯,却因为有了家室,于是过早地抛弃了梦想。但这并不影响多年以后,他曾经凭借这点功夫不仅完美自救,而且还成功救助他人性命于危难之中。每每说到此处,我都试图从他的身上寻找隐藏版武林高手的影踪,然而,他依然还是我那个平凡的老父亲,没有魔法可以变身。

印象中的父亲是严厉的,让人望而生畏。他什么时候变得温和又慈悲,我想大抵拜岁月所赐。父亲喜欢念叨毛泽东诗词里的句子:“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在我漫长的成长年月里,他从不会因为我是女儿,就温柔几分。作为长女,我自幼就被当成男孩一样粗砺地养大。也正因如此,我对他心存敬畏,亦有叛逆,总想着长大以后流浪去远方。

年少时,父亲对我家教甚严。中学时代,我但凡稍微注重一下穿着打扮,他就会开启冷嘲热讽模式,让我一度以为爱美是一种耻辱。为了提防我早恋,他变得诚惶诚恐。读大学时,他坐绿皮火车送我去学校,为了禁止我谈恋爱,一入学就在小酒馆里让我立下军令状,以至于我25岁时仍旧形单影只。而当我茕茕孑立时,他又开启恨嫁模式,要么嫌弃我的帽子和围巾太老土,要么嫌弃我居然不善厨艺,顺带指责我娘在方方面面没有悉心栽培。做父亲的心,总是这样矛盾而不自知。一直等我读到余光中先生的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时,才终于得以释怀。

后来我终于长大,远走,漂流到海南岛上,与父亲隔着山海迢迢。他一直守着寂静的村庄与田野,仿佛从未离开。三湘大地雨水充沛,温暖湿润,父亲种在庭前的桂树已亭亭如盖,我插的玫瑰,随四时精准的历法和节气,自然地开落。在我漂泊天涯的日子,那些植物变幻着魔法,陪父亲走过年年岁岁。

五月,母亲叮嘱父亲,让他给我寄一些树上自然熟的枇杷过来。卓文君说“五月,枇杷未黄我懒梳妆”,父亲种的枇杷却是早熟品种,他亲自动手,一颗一颗精挑细选,寄给远方的我。枇杷未到,我却不由思念起故乡的院子,院子里的竹林、萤火虫、天边的繁星、吹过田野的风。在悠长悠长的岁月里,父母之爱由唠叨转为温柔的牵挂。

六月,父亲从老家给我寄新熟的杨梅和水蜜桃。包裹还在路上时,他便开始细碎念叨。原来因为父亲种的水蜜桃味道鲜美,又长在路边,特别馋人,附近散步的乡邻们每次路过都要顺手摘几个。那株桃树不仅成了两个小侄的花果山,也让小偷魂牵梦绕。于是,在给我寄水果前的一个月黑风高夜,小偷用麻袋偷走了十几斤果子。说这些时,父亲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,不然,也许可以多寄点给我尝尝呢。杨梅更是他搬了梯子,小心翼翼从树上一颗一颗摘下来的,用袋子悉心包装好,又去镇上托熟人用快递寄给我。不知何时起,我印象中那个威严与暴躁俱存的老父亲,开始变得温柔了,他从前应该非常不屑做这种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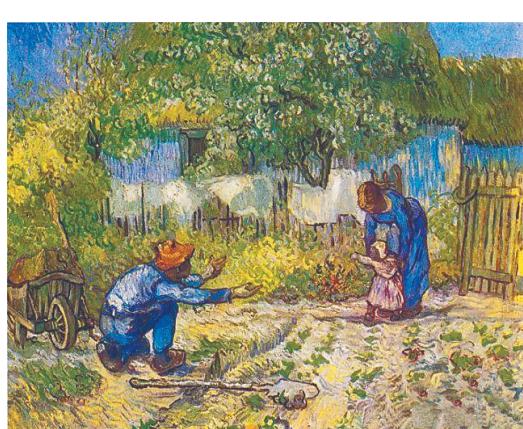
我于是满怀期待地等待父亲形容中特别美味的桃与杨梅。可是过了一个星期,当快递小哥将包裹送到我手中时,那些水果早已化为一摊水。原来父亲寄的全是树上自然熟的水蜜桃,精心挑选,自己又不舍得吃,寄快递时,恰好又找不到泡沫箱和冰块,所以在运输过程中,桃早已腐烂,杨梅也长了虫子。

打开包裹,我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知道每年秋天,父亲便会开始酿造杨梅酒、葡萄酒,谷物精华与果木芬芳都将被悉数典藏。大约是时候,回家去看望一下我的老父亲,尝尝他亲自酿的梅子酒,陪着他,说几句心里话了。

我于是抽空回老家,跟父亲坐在门前聊天。远山如黛,氤氲于迷蒙水雾之中,如中国水墨山水画,烟远而辽阔。荷塘边,水田里,不时会看见几只白鹭起起落落,画面极美,仿佛静的山水画卷之中闪过一抹飞鸿。白鹭身姿婷婷,一身洁白,有时振翅在蓝天里翱翔,有时静默在枝头上,仿佛陷入哲思,遗世独立般美丽。

父亲说,有时坐在门前,会看到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生鸟来来往往,有的个头大,有的羽毛美丽。门前桃树上青果将熟未熟之际,悉数落入鸟儿腹中,它们还尽拣又大又甜的吃,不好吃的还入不了它们的法眼。也许是这些年生态环境好了,村庄又寂寞,它们便如入无人之境。想象一下父亲坐在桃树下喝酒的样子,必定伤感又落寞。

做女儿的,永远是要等到为人父母之后,才明白,在漫长的成长里,父亲的严厉与责骂不过是为了望女成凤。他威严如山,厚重而高远,一直引领我们去远方。可是等我们终于长大远走,父亲也已然老去,脾气再不复从前凛冽,甚至开始变得温和、仁慈,瞻前顾后。年少轻狂时,我想山长水阔地走远,待及年长,越发觉得没能让儿女在外公外婆的膝下承欢,是多么遗憾的事情。后来,父亲与乡愁便成了我梦中的某种意象,隔着山长水阔,隔着经年的月光,让人牵挂至今。



《蹒跚学步》(油画) 梵高作

## 名家专栏·南游杂记

## 五指山(外一篇)

■ 胡竹峰

夜宿五指山下,一只鸡鸣,又一只鸡鸣,此起彼伏,狗跟着一阵狂吠。晚秋安静之夜,主人已经睡去,旅人兀自怀想。并无实际,怀中空空,旷如夜色,旷如白云远走的天空,空无尘埃无挂碍,于是就寝,在黎族人家。

夜里有梦,有笔临纸作书,隔得远了,不知详情究竟。清晨醒来,兀自懵懂,犹在梦中。窗外青山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站在那里,一时游兴大好,有了攀登之意。

芭蕉正绿,是肥绿,油润润能滴出水来。一尾细长的青蛇蜿蜒蕉叶上,懒懒散散,通体如绿水晶,与芭蕉颜色浑然一体,绿叶藏身。我辈读书藏身,文章藏身,有人杯酒藏身,茶香藏身,稼穡藏身……

三百六十行,行行可藏身。谋生易而藏身难,藏得住头面,藏不住心力;藏得住心力,藏不住岁月磨蚀,一寸又一寸;藏得住胸际沧桑,藏不住满脸皱纹;藏得住口舌,藏不住思绪;守心如城,谈何容易。

耳畔忽有水响幽咽,几个小步转身,一弯溪流悄然淌过。就近俯身掬起一捧水,指缝漏下清凉,不多时,掌心空空如也,只剩一手湿润。心想五指山水从大地指缝倾泻而下,人手如山,山似人手,人在山中,山何尝不在人中,在人心中,欣欣几欲起舞。几只蝴蝶知晓我的心意,翩翩飞过,一只又一只,数过几只,又飞来几只,挠得人心痒,数不胜数。

水至清也有鱼,平缓处三十五条石碌悠游经过,大多两三寸长。虾子更小,不及一寸。鱼虾结伴滩底潭底嬉闹。山中溪水清澈,山清水秀。秀之第一要义是澄澈。下过雨,河道高处急流直泻高飞几尺,激荡山石,一日日,一月月,一年年。石头得了山水灵性,一

改憨态,瘦皱波折玲珑,变幻出奇崛美。几根藤蔓伸得太长,河水冲挡着,临空摆动,水兜藤,藤兜水。

每年盛夏,城中酷热难耐,这方土地偏偏独享清凉,更有花叶十里似锦,山风芬馥,于是男女纷拥,来此寻幽避暑。

人越走山越高,心中想见五指如峰。疾足登临,一步一步上到高处,峰顶还在更上方,栈道钻入山林,忽然悟出身在此地,哪识面目。几人谈笑下山,纵步如飞,游兴大满意大贯彻矣。

同游者,湘人何哲良,楚人黄梵。

是夜再宿五指山下,晚饭毛纳村,篝火照得庭院透亮如昼,黎族人歌之舞之,舀山栏酒

三五勺,得三分陶然意思,兴尽而返。临别时,村民执竹火送行,胸中丰润无语。其时星火在天,朗朗有风,轻拂树叶,草丛里秋虫长鸣。正是:

秋日朗风清,长桌宴酒盈。  
黎人歌伴舞,竹火映星明。  
愁绪随流去,岩波踏浪行。  
江山看走马,文墨记丹旌。

## ◇ 漂流记

午后,天气正晴,几人相约红峡谷。果然好去处,两峰对望,一条河顺山脚流过,河里满是石头,大者如屋舍似树冠,另有亭台大小者,还有巨瓮大小者,各类形状,呈苍灰色。两三丈宽的河,水量颇大,一人深,落差刚好。

乘皮筏轰然直下,左冲右撞,跃起落下,

几起几落,水花飞溅,打得人衣衫湿透,却也陡然痛快。

水通才能通财,文才好,钱财好,随意才好。世间万物,相辅相生,若探究得深些,则须得“缘”之相和。

人湿漉漉才觉得近了自然。

桓温问:“听伎,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,何也?”

孟嘉回:“渐近自然。”

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心向往之。或许向往即刻意,反而离自然渐远。当如河中石头,与天地万物为徒,不理自然而得自然,乃至大自然。

置身静水中,同行人怀古,想必苏子当年泛舟赤壁景致亦如此。无非——

浩浩乎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。

无非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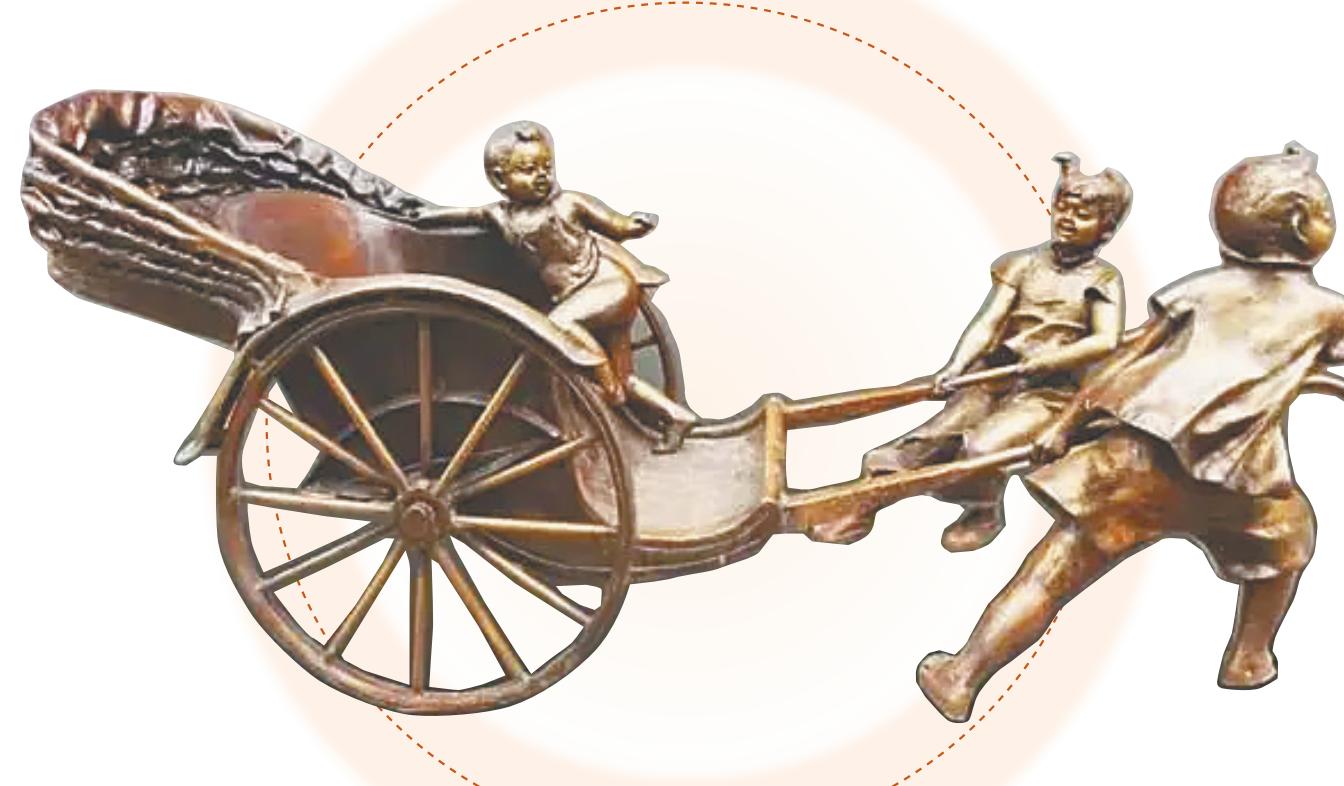
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

红峡谷不是赤壁,人飘荡也像一片芦叶,如行天上,浮越万顷空间。水面开阔处,与轻筏相共,悠然驶向南山,尘世一切淡忘了,锄头下禾苗稀落。

游人相互逗趣,皮筏从一块块石头边飘过。得闲打量石头,高高低低,密密疏疏,大大小小,杂乱无章而有序,自然序。山高石小,石高水低。石静而水流,本是一片万年孤寂的乱石,却充满生机。

小筏俯冲,驶入了平处,河道深流,虽顺势而下,偏偏难进寸步,需要奋力划桨才一点点前行。即便坦途天成,还要三分人力赶路。这是河上漂流的人情道世事道。

离舟上岸,周身水淋淋而黏糊糊。饮老姜茶一杯,心里莫名两声长啸。



风情雕塑《戏车》。程连仲 作

## 风物写意

## 荻花风起

■ 耿艳菊

荻是禾本科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,长得和芦苇很像,也似芒草。不过,我们常常说芦荻秋,芦苇和荻可谓秋天的代言人。

刚开出的荻花带点高级的灰褐色,光泽度很高,有人说形状似离子烫的头发。我曾特意跑到水边观察了一下,确实很像那种细小的卷发,比喻得很形象生动。随着秋深,荻花慢慢变成黄米色,到了冬天,成了雪白色,很美。神奇的是荻花的花序都往一个方向倾着,下垂着,整齐,气势,是大自然的舞蹈队。

外形上看,荻,匍匐根状茎,节处生有粗根与幼芽,叶片扁平,宽线形;圆锥花序舒展成伞房状,主轴无毛,小穗柄顶端稍膨大,小穗线状披针形,成熟后带褐色。荻的叶片细长,芦苇的叶片比荻的短、宽。芦苇的茎秆中空,荻的是实心。芦花青灰色,白雪荻花的颜值高其一筹。

荻又很像芒草,从细微处,可辨出与芒草不同。另外,最直观的是生长环境,荻在水边,芒草多在山坡路旁。

《本草拾遗》记载荻有很多功效,如荻性凉,味微甘,可祛暑解表;其荻根茎发达,可固沙、护堤;荻秆还可造纸、盖房、织帘等。正如天生万物,没有无用之才。

像“囊萤夜读”一样,荻在古人的生活中还演绎着感人肺腑的故事。

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记载:“梁世彭城刘绮,交州刺史勃之孙,早孤家贫,灯烛难办,常买荻尺寸折之,然明夜读。”梁人刘绮家贫,不能就学读书。他白天干活劳作,夜里则悉心读书,没有钱买灯烛,就买荻。

折成小段,燃亮以照读。这就是“然荻读书”。

还有一个“画荻教子”的故事,是关于欧阳修的。“欧阳公四岁而孤,家贫无资。太夫人以荻画地,教以书字。多诵古人篇章,使学为诗。”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,家境贫寒,没有钱供他读书,于是母亲用荻秆当笔,铺沙当纸,教欧阳修练习字,诵读诗书。

而另一个不能忽视的,是荻在人们精神世界所呈现的一种诗意的意象。

《诗经》开篇《蒹葭》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蒹葭,有人说是芦苇,也有人说是芦苇和荻的总称。我愿意把蒹葭看作是后者,古人的生活的水边和我们现在的情形应是一样的,不光有芦苇,还有荻,只是我们把荻忽略了,错过了。

于我,这一错,这一忽略,就是几十年。似乎,那些在水边安静生长的植物,任你忽略,任你和它们相见一千回一万回,就是不记得它们,这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。它们和生活就像两条平行线,真的是这样吗?

当我站在水边,念起白居易的诗句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”,望着两岸绵延的不知是苇花还是荻花的时候,内心莫名其妙起一种凌乱感,像望着凌乱的庭院,急切地想规整清楚。想起古人诗句里的“荻花风起”,我突然迫切地想好好认识一下这位被忽略了多年的沉静的老朋友。

荻在悠长的岁月里,以其细弱的茎秆、美丽的花序,发挥着每一分光和亮,架构起人世的琐碎和宏大。

## 文艺随笔

## 鲁迅“辣”读

■ 姚秦川

近日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忆鲁迅》一书,了解到鲁迅年少时的许多趣事。

1898年4月,18岁的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。来到学校后的第二天,鲁迅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周树人。

当时,鲁迅的父亲去世不到两年时间,家境艰难,鲁迅深知自己外出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,便将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第一学期结束时,他的每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名。学校为了表彰鲁迅,特意给他发了一枚金质奖章。

虽然那枚奖章有着特殊的意義,鲁迅对奖章也爱不释手,但由于他当时的生活太过贫困,经常到了没钱吃饭的地步,于是,鲁迅便产生了将那枚金质奖章卖出去的念头。几天后,他来到离学校不远的那条鼓楼街,将那枚金质奖章卖了。

换到钱后,鲁迅先是买了几本自己早就想买的书,想了想,他最后又来到菜市场,买了一串鲜红的辣椒。回学校后,他将那串红辣椒挂在房间的窗户边上。

从那以后,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,眼睛困得睁不开时,鲁迅都会走到窗边,从那串辣椒上摘下一根,放到嘴里慢慢咀嚼。很快,一股浓烈辛辣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开来,一开始,他先是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,继而因为太辣,眼里又沁出泪水,最后实在忍不住,嘴里便不停地唏嘘抽凉气。

经过这一系列“折磨”后,刚才还寒气侵身的鲁迅不但周身发暖,困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然嘴里辛辣的味道还没有散尽,但鲁迅对这样的提神方式似乎非常受用,他一边满意地抹了一把嘴巴,一边又捧起书,继续攻读起来。

## 诗路花语

## 我们愿是一只百灵鸟

■ 唐鸿南

爷辈们说过  
百灵鸟是黎族人的吉祥鸟  
它善于表达美好的暗语  
浑身上下  
散发着爱憎分明  
它甚至会说黎话  
更会说唱不老的经文  
它是鸟  
是一种百灵的鸟  
是万千鸟种的日月山川  
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 
它最爱从船形屋的门缝里  
插上一枝有刺的叶子  
在芸芸众生中  
在椰风蕉雨下  
遥遥地,叩问我们的心灵  
那时候,我们都会  
沐浴着雨林木风  
倍加珍爱自己的  
白天和黑夜  
然后,仰望着它的灵光  
轻轻地飘来,轻轻地飘去  
我们愿是一只百灵鸟

## 在海湾

■ 离响

在城市的海湾  
人们把心放了又收  
收了又放  
一条鱼在水里  
做了一场天空的梦  
我们都睡着了  
星空就去了远方  
在朝阳将升起的地方  
云和大海彼此对视  
它们都失去了在黑暗中  
相爱的力量  
在海湾  
有人看见一切漂泊

## 站立此处

■ 徐永清

故事的情节  
在复述的情绪里简化  
生命的厚重  
在偏执的看法里单薄  
相遇是一味中药的配方  
让下午的咖啡欣喜若狂  
书本的文字把时光拉长  
背影遮住了青春的下巴  
我们隔着梦想与现实的玻璃  
与卡夫卡的甲虫撞个满怀  
剩下的牛奶倒进了花盆  
蜜蜂在儿歌里酿蜜  
我们等待  
从拂晓的鸡鸣  
到夜幕的晚钟  
诗歌是岁月的牙齿  
齿痕留在记忆的波光里  
故事的结尾无须标点  
站立的地方比要去的地方  
有更多破土而出的声音

## 生活的漏洞

■ 陈才锋

我在后方种着一片菜,等你回来时,我就去采摘  
我将它们挨着个洗净  
放在砧板上  
突然,想到没有盐了  
买什么盐好呢  
精制盐一块五,海盐三块二  
你坐在电脑旁,头不回地  
附和了一声:随便  
“哦”我也应了一声  
锅里噼里啪啦地响着  
不知不觉,就糊了